

青龙在天



柳残阳作品全集

青 龙 在 天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青龙在天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彦

青龙在天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2 印张 4 插页 45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265—8/I·222

(上、下册)定价:29.80 元



柳残阳 近照

柳残阳先生，本名高见儿，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奇巧，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浪骇涛惊，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鸟倦虫潜，读过一部又一部，部部精采绝伦，品过一回又一回，回回妙趣横生，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欲罢不能，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追柳族”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不看金、古、柳，枉在世上走！”此言甚是。

内 容 简 介

河西槐山镇上；一个月圆之夜。

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当地人正抬着一对晶莹剔透的玉王王后游街，以感谢上苍的赐予……突然，凌空落下一红面虬髯大汉，将这对稀世之宝掠去。

可在附近龙舌沟里，七个蒙面人尾追上这个抢宝大汉，逼索宝玉不得便将其连砍三十八刀几近凌迟。后又来了另一蒙面人将七人支走，他却在垂死的大汉身上摸走了青龙钻……

这一幕发生在两年前，那红面虬髯大汉便是青龙会会主劳壮。

六盘山上，继为青龙会主的劳爱，胆识

过人，武技压众，貌美骇俗。她明里遵父遗嘱绝口不提报仇，只振兴帮会，暗里却无时无刻不在追索那八个蒙面凶手。

她率众攻打大雁堡、长青门、黄衣社、风家寨……找着了重要的物证“一条鞭”……看起来抽丝剥茧，迂回曲折，血案真像渐明，但实际上不是线索追着追着便断了，便是寻错了破案方向，误入了歧途。

最后，鉴玉老人水连天精心设计，佯称玉玉后重又出世，将当年残害劳壮的蒙面人又都诱至槐山龙舌沟……

扑朔迷离的寻仇故事穿插血腥的武打和动人的爱情描写，读来饶有兴味。

目 录

- 一、血洗大雁堡 (1)
- 二、小青龙一肩承千斤 (27)
- 三、六盘山青龙会 (53)
- 四、青龙几乎难过江 (79)
- 五、新娘的衣裙 (105)
- 六、走马不换将 (131)
- 七、天燥有雨，人躁有祸 (157)
- 八、大战陇山峡 (183)
- 九、英烈千秋 (209)
- 十、义薄云天 (235)
- 十一、方敬玉受托走六盘 (261)
- 十二、线索、曙光一现 (287)
- 十三、伍家祠堂蓝风绝后 (313)

目 录

十 四、唇枪舌战	(347)
十 五、决斗飞鼠崖	(363)
十 六、血泪交织情逾手足	(388)
十 七、降魔追魂	(413)
十 八、狼山风雷动	(438)
十 九、拾玉老人	(463)
二 十、泥中冒出莲花来	(488)
二十一、青龙会大喜事	(513)
二十二、追赶跑跳碰	(538)
二十三、伍偷难斗大杀手	(563)
二十四、计赚风家寨	(589)
二十五、黑井镇痛失机缘	(614)
二十六、龙舌沟历史重现	(639)
二十七、渭河岸贝老九现形	(665)

一、血洗大雁堡

半人高，绿油油，青穗上遍是芒刺的大麦，就在东南风的吹拂中宛似那无垠大海的波浪，一波婆的倒向一个方向，沙沙的麦穗互击声中，麦田中有着人语，仔细看那大块大块的麦田里，偶尔还会看到黑忽忽的几颗人头——

不，是几十颗人头——

呀，几百颗人头在蠕动着，因为只要麦子被风一吹，就会显出那些头挽黑巾的人头来！

这处大雁堡内的公鸡已是叫第三遍了吧，有一辆“咕哩隆咚”响的大马车，正拉着一大车用大木桶装的桐油运向大雁堡，赶车的一根细竹长鞭子迎空“啪啪”抽得满天价响个不停，边口中狂叫：

“快开门呀！”

根本不用喊叫，因为单只车声就把堡楼上的七八名堡丁惊醒，只见堡楼上一个汉子边扣着上衣扣，低头往下叫道：

“哪儿来的？”

赶车的高声道：

“凤翔景祥油行的车子。”

擦擦刚睡醒的双眼，堡楼上那汉子道：

“老丁，你下去看看车子上装的可是桐油不是。”

早见他身边一个汉子边挽着腰带回头就往堡楼下面跑，一面自言自语道：

“怪事情，一大早赶来一辆桐油车，谁家的？”

半尺厚的大堡门拉开一个缝，姓丁走出堡门，越过护寨河的石桥，边拉开桥上石垛子，望着桥那边马车上的汉子，道：

“谁家的桐油？”

车上汉子既惊又急地道：

“老乡，不得了啦，六盘山青龙会的人马出现了。”

姓丁的一惊，道：

“在哪儿？”

赶车的急的直跺脚，道：

“进去堡里我再告诉你行不行？”

姓丁的手攀马车护杆，人已站在马车上，他见桶盖上印着“景祥”二字，伸手去掀桶盖子。

赶车的道：

“老乡，我只是想在贵堡躲一阵子，等青龙会的人一过去我便立刻上路回凤翔，要检查就进堡里看也不迟吧！”

姓丁的露齿一笑，道：

“这是倒行，也是规矩，再说青龙会的人还没个影儿呢，紧张什么？”边还仰面望向那大片大片的麦田。

赶车的似是不耐烦的立刻帮着把只大木桶掀开来，只

见果是黄澄澄的桐油。

合起盖子，赶车的又道：

“要不要再看？”

姓丁的一笑，道：

“你多包涵。”显然他是要每桶全得看。

赶车的满面恼怒地道：

“我说老乡，予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我今暂在贵堡将就一阵子，可并未给你们惹上什么麻烦，怎的大清早你就找罗嗦。”他一顿又道：“别的不提，单就我把六盘山青龙会人的出动这消息送来，你们大雁堡也该谢谢我，怎会的，不但不谢，反倒找起麻烦来了，什么意思？”

姓丁的嘿嘿一笑，道：

“你这消息对我们大雁堡而言，已经是发毛剩饭过了时了，两天前便知道了，所以你只一提青龙会，我这里像是稀饭凉水般的平淡，至于为何要仔细检查才放行，我这里不说你也该明白了。”

“你们的消息可也真灵光，好吧，你就查看吧！”

姓丁的顺序一桶桶的掀开来看，一桶桶的又全是桐油，拍拍最后查看而又刚合起来的桶盖子，姓丁的回头往堡门楼上叫道：

“白大哥，全是桐油呀！”

早听得堡楼上一人大叫，道：

“开门！放车进来！”

一阵“吱吱”响中，早见四面堡丁分别把两扇大堡门

推开来，连石桥上的石垛子也有人跑过来移向一边。

赶车的一声“谢谢”，“吧”的一长鞭挥出，只见两匹健骡四蹄一扬直冲过石桥，大车进了大雁堡的门。

大马刚刚过了大堡门，就见赶车的双手用力一挽马缰绳，两匹健骡双双人立而起中，车上十六支大桶突然一支支冲天而起，漫天桐油飞溅中，早见十六个黑巾包头大汉一哄而出现在大堡门下。

太令人惊异了，这怎么可能呢？明明一桶桶查过是桐油，怎尔会变成了握刀大汉。

堡门下尚有六个堡丁，加上姓丁的共是七个人，他们尚未反应过来呢，早被十六个握刀大汉猛的围在堡楼下面一阵猛砍，就在凄厉的叫声中，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凄厉的狂叫声惊动了堡楼上住的人，姓包的一惊而吼叫不已地道：

“鸣锣，大伙抄家伙呀！”

锣声惊动整个大雁堡。

但锣声早惊动躲藏在附近大麦田里的六盘山青龙会人，只听一片喊杀之声传来，守在堡楼上的人一眼望去，只见麦田里突然出现数百个，黑巾包头一身青衫握刀汉子，狂叫着往石桥这边冲杀过来。

从堡上领着二十多人冲下来的堡丁中，姓白的狂叫着：

“快把堡门关起来！”

不料这时那赶车的已握着一把大砍刀，早把马车横在路中间，他的身后面，十六个挥刀大汉迎着姓白的二十几

人狂杀起来！

姓白的伸手掀起一支大木桶看，不由得破口大骂，道：

“娘的老皮，竟然把油桶只装上面半尺深，下面连个桶底也没有的藏着人。”

远处，堡外面已听得脚步声传来，那是大片脚步声，姓白的奋勇往堡门那面冲过去，三进三出的硬是被两把砍刀给挡了回来，看着石桥上已挤着黑鸦鸦一群挥刀大汉杀来，光景是再也难以阻挡得了啦！不由咬牙一跺脚，回头往堡内跃去，边狂叫道：

“青龙会的王八蛋们杀进来了，快抄家伙呀！”

这时候那些距离堡门楼最近的十几户人家，早一波波的抄起长矛大刀扑上去了，其中还有几个女人，她们看来似不输于男人，迎着冲进堡门来的青龙会仁兄们，一样不含糊的刀来矛往，如果青龙会的人要想冲进来，那得从她们的身上踩过去，血里趟过去！

现在，青龙会的人就在大雁堡的堡楼内不过五十丈远处被堵下来，大雁堡的人似也是豁上老命的但有一口气在也不叫青龙会的人冲进一步。

双方面已杀红了眼——

大雁堡位在陕甘交界的一处高原上，这里高原方圆五十里，有几处村落散在几个地方，但就中以大雁堡最大，当然大雁堡也最富有，里面住着多一半都是有钱人。

远处，麦田一边的官道上，有棵遮荫老杨树，风吹杨树抖，发出沙沙声音，一个身材窈窕的青衣女子，双手叉

腰，面目寒寒的望着远处！

远处正是大雁堡——喊杀中的大雁堡。

这女子顶多二十三四岁，头上扎着一条泛青蓝紫的绚丽丝带，丝带是扎着一块天蓝色包发头巾的，麟皮蛮靴上各嵌着一只龙形银片闪闪发亮，有一条尺长的青龙正绣在她穿的那件粉红色短衫上，翠绿色的长裤腿紧紧的掖在她那双蛮靴里，现在呢——

现在一轮红日自高原的一端照上了她的脸，啊，我们这回可看清楚了，她那一双星目，炯炯的迸发着比寒星还亮的光芒，挺拔如玉的鼻子，微薄稍翘的樱唇，嫩藕似的俏脸蛋，在那两撇细长入鬓的柳眉挑起中，表现的不是女性温柔一面，相反的，却在无形中流露出一股极端深沉粗犷的韵味，与那男人一般的悍勇与坚毅之气！

一旁，有个背剑汉子，看来比这女子要高一个头，正小心的侍候在她身边！

大雁堡内的搏斗仍在进行，但却依然在大雁堡的堡楼内不远处，显然那些黑巾挥刀冲进去的一群大汉被阻在那儿，光景是大雁堡的人全出动了。

大麦田里，这时匆匆趟过来个四十上下的毛脸大汉，他跃到了大杨树下面，十分恭谨的对那女子施礼，道：

“当家的，半个时辰快到了，韩彪的人还没有进展呢！”

女子嘴角一擦，俏鼻子哼了一声，双目仍然直视着远处大雁堡，毛脸大汉轻声道：

“呃，当家的准备……”

猛的回头逼视着毛脸大汉，女子沉声道：

“祈老八，这时候你又犯了老毛病了，你以为我是在隔岸观火？”

叫祈老八的毛脸大汉涎着笑脸搓搓手，道：

“我……我……是……”

女子冷冷又道：

“别忘了战局是操在我们手里的，大雁堡有六七百人口，能够动刀抢的也有四五百，如今韩彪也只冲进去百来人，竟然没有一个往外退的，显然大雁堡内还藏有实力，如果不把这股实力诱出来，万一躲藏在某一暗处，等我们的人全部冲进去，他们来个后面兜，你说怎么办？”

祈老八忙点头，道：

“对对，当家的思虑周密。”

女子拂拂发带，又道：

“兄弟们投靠在青龙会下，辛酸的过着刀口舐血日子，虽说是被人们看着命不值钱，但是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死得值得呀！”

姓祈的未敢再多话，女子却冷然又接道：

“西凉槐山，我爹身中三十八刀，他忍着一口气被兄弟们抬回六盘山，我不会忘记爹对我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老人家的最后一口气：姓劳的血要为青龙会流，别为他报仇。”

祈老八哑着声音，道：

“老当家一生为青龙会，至死也没忘青龙会，忠肝义胆，

弟兄们谁不敬爱。”

双目直视着大雁堡，女子似是沉痛地道：

“我劳爱接下爹的千斤担，退了婚约，走出闺房，领着兄弟们讨生活，每次行动我都为流血的兄弟们伤透了心，也流干了泪，可是，可是……”

祈老八抖动着大毛脸，道：

“当家的，青龙会上上下下的兄弟们，全都清楚当家的辛苦受累，这两年来，当家的已在青龙会里立了威严，祈老八最是佩服当家的，不论别的，就是最近的几次买卖，若不是当家的筹思慎密，只怕就不会恁般的顺利了。”

劳爱轻声一笑，道：

“有勇加上有谋，相辅相成才能水到渠成。——哼，终于还是出来了。”

祈老八抬头望过去，只见远远的大雁堡墙外面，分由两个方向，两彪大雁堡的人正吆喝着卷向那大雁堡正门，看上去两下里各有百多人。

一声冷笑，劳爱沉声道：

“祈老八，领着你的人冲过去。”

一旁的祈老八手中长把砍刀一举，踏着麦浪跃去，他未开口，但大砍刀却在空中挥舞不断——

于是，麦浪的沙沙声更见响亮，那些隐藏在麦田里的黑布包头汉子们，一溜烟似的跟着祈老八卦向大雁堡，清晰的看来足有两百多人。

看看已近大雁堡，祈老八才狂叫一声：